

鋼琴哲人蕭滋

● 陳運通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卅四屆文藝獎得主、新加坡新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

認識蕭滋話說從頭

記得在一九六九年，接受德籍提琴教師柯尼希 (WOLFAM.KOENIG) 的建議

，將我家四個兒子建台、建中 (小提琴)、建華 (中提琴)、建安 (大提琴)，組成弦樂四重奏，沒多久，我帶著孩子們到師範大學吳漪曼教授家給聞名國際的音樂家羅伯·蕭滋教授予以指導。當天弦樂四重奏所演奏的是「莫札特弦樂四重奏—小夜曲」，蕭滋不用看譜，在鋼琴上一一彈出，並逐一指導，他態度和藹，誨人不倦的精神，令人感佩。時間過得真快，二〇〇二年是蕭滋一百歲的冥壽，臺灣音樂界將舉行四場紀念蕭滋的音樂會：

一、十月十二日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在中山堂舉行室內樂及「德國藝術歌曲之夜

「紀念音樂會。

二、十月十五日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在國家音樂廳舉辦「每個音符都是愛」蕭滋教授百歲冥誕紀念音樂會，演出蕭滋教授作品，雙鋼琴協奏曲。

三、十月廿一日由國立藝術大學合唱團及交響樂團在台北新舞台舉辦蕭滋教授紀念音樂會。

四、十月廿六日國立藝術大學校友會舉行「蕭滋與莫札特」為主題的演奏會。

出身奧國音樂世家

蕭滋 (Robert Scholz 一九〇二—一九八六)，奧地利籍音樂家，來臺任教二十餘年，擔任師大教授，臺灣省交響樂團客席指揮。後又任教國立藝專、文化大學，擔任我國國防部示範樂隊顧問。專教鋼琴及合唱，為我國音樂界培植了不少優秀的人材。一九六九年與我國女音樂家吳漪曼結為連理，後半生完全奉獻給臺灣。

蕭滋於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生於奧地利當時人口只有一萬七千人美麗的古城史泰雅市 (Steier)，母親為一位傑出的女高音，擅唱歌謠及藝術歌曲，大他六歲的女哥哥海因滋 (Heinz) 則是鋼琴好手。蕭滋在母親的歌聲和哥哥的琴韻中長大。五歲那年，他就在家中鋼琴上彈些單音，有一天他竟彈出一個三和弦，高興了好幾天。從此母親就教他彈琴，因為在他們住的那個小鎮上，沒有好的鋼琴老師，所以他的鋼琴就一直由母親及哥哥來教導，他非常羨慕哥哥能為他母親唱歌伴奏。等他也有能力彈伴奏時，每次都和他哥哥爭著為母親伴奏，因為他們都認為這是件最高興最

快樂的事。蕭滋也有一個好歌喉，在Bayer先生指導的合唱隊裏，他是唱女高音的角色，他的音域可從中央C下二度的B音唱到上加第四間的C音，可說像他母親一樣，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女高音」了。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奧地利捲入戰爭，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物資困乏，難得一飽，很多人都打仗去了，蕭滋渴求一位鋼琴好老師更甚於食物。師

資難求，只有自我鍛鍊，他每天勤於練琴，一練就是十多個小時，每星期有三天晚上和哥哥四手聯彈，但是沒有電，靠一盞小油燈練琴，直到一九一七年，戰火緩和下來，十五歲的蕭滋和哥哥到各地演奏，

為慈善機關及紅十字會募捐救傷。若不是為了募款救傷，他才不願到處去演奏，他的唯一願望是能找一位好老師來教他，沒能如願，這是他日後為人師一直熱愛學生並盡全力地教導他們、幫助他們，使每位學生都能得到最好的教導與最佳的學習環境，可能就是對自己從小沒有好老師及好環境的一種潛在補償心理。初中時，戰火

正熾，學習音樂的環境一落千丈，但蕭滋的內心中，學習音樂的狂熱卻像火焰在燃燒著，貧窮、飢餓及一切更惡劣的遭遇他

都容易忍受，唯獨不能沒有音樂，音樂變成了他生命的全部。在學校裡上德文班，每位學生都要輪流上台講歌德的詩文，他就要求改以音樂來表達，於是由一位同伴唱舒伯特的歌曲他伴奏，然後再由他來講舒伯特的生平，竟然非常成功，受到全校的注目。後來他經常應邀演奏，給飽經戰火洗禮的人民帶來片刻的寧靜與安詳。

棄商習樂不避貧困

一九一九年戰爭結束，蕭滋也自中學畢業，由於其父主持一個大商店，希望他能發揚光大，他被送到維也納大學去學商，心中雖有千萬個不願，但父命難違，只好遵令赴維也納入學。雖對學商沒興趣，但仍專心書本，經濟學經常考高分，儘管如此，他仍無法忘情於音樂。維也納是音樂之都，所以他常跑去聽音樂會。一九二〇年，戰後經濟蕭條，家裡供應不足，他已無錢買票聽音樂會了。但仍摳節買書的

錢，買廉價的站票去聽。由於傾其所有聆聽音樂會，以致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有時接連數日以自來水充飢。又因沒錢，不能乘車，聽音樂會都是步行以赴；星期六的晚上，走一個半鐘頭的路去聽當晚十時至

十二時的午夜音樂會，然後再步行回家，已是深夜一點多了；次晨又到教堂去望最早的彌撒，因為有維也納合唱團在歌唱，也就像聽音樂會一樣；接著又聽中午十一時到下午一時的彌撒；然後就是下午三時至五時，晚上六時至九時半以及十時至十二時的音樂會。整天整夜都走來走去地聽，雖然很累，但他能把整個生命都溶於音樂中，感到非常快樂。維也納的咖啡屋是很有名的，那裏放了很多報紙，人們可以邊看報邊喝咖啡，願坐多久都隨心所欲。那年天氣特別冷，蕭滋還是辛苦地走路趕著聽音樂會，有時早到了，他就到咖啡屋避寒，人家就送他一杯咖啡。他實在也買不起食物，喝完了再灌些自來水充飢，又去聽音樂會。在困苦的生活中音樂成了他生命的支柱。

隨師瓦里爾習鋼琴

一九二二年二月，蕭滋遇到他生命的轉捩點，他鼓足勇氣到維也納音樂學院彈琴給院長妻依威（Loewe）聽，獲得賞識，主動介紹他跟名鋼琴大師瓦里爾（Wullner）學習，至此他才獲得一位真正的好老師，於是棄商而專心音樂。但在學習過程中

，他找不到鋼琴練奏的地方，後經老師及朋友介紹，在幾個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練琴，他每日早晨五點多鐘出發，奔走各地借琴練習，直到深夜十二時方止，而且借琴時要等，天晴就坐在路旁作和聲，下雨時就站在走廊等。這種生活經過了六星期，由於營養不良又勞累，身體無法承受，於是他就回到家鄉史泰雅。靜養了一些日子，等身體康復後，又開始練琴，每天練習七個半小時，並兩星期赴維也納一次，向瓦里爾學習，由於他非常地用功，每次上課他能彈給老師聽二十四首克拉克瑪（Cramer）練習曲、兩首莫札特奏鳴曲、一首貝多芬奏鳴曲、蕭邦的譚詩曲以及舒伯特的一些作品，所以他的上課時間是從早上十點半一直到下午四點一刻，由於上課時間特殊，瓦里爾對他印象深刻，後來更成為好朋友。一九二一年九月，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莫札特音樂學院，師事大師派耶里克（Peyrek），學到許多前所未知的學問和技巧，可惜僅六個星期，派耶里克離開維也納赴德國教書，從此他失去了老師，由於他的鋼琴及其他學科都非常好，故而進入音樂學院不久即獲准報名參加畢業考，每兩月考一次，每次都順利過關

，獲得鋼琴、理論作曲及教師三張文憑。在考理論作曲的曲式科目時，由於教授們對這個幾乎沒見到來上課的學生很生疏，不信他有能力考畢業考，故意口試了兩個半小時；幾乎把課本中的每頁都問到，但他對答如流，同時說出曲例是在第幾頁第幾行，因為他把全本書都背透了，教授們無可奈何地通過了他的考試。一九二二年六月，蕭滋只花了十個月，即取得莫札特音樂學院畢業的資格，打破了該學院就學最短的紀錄。一九二四年，廿二歲的蕭滋應聘任教莫札特音樂學院，擔任高級班學生鋼琴及理論作曲兩科教師。

兄弟聯手巡迴演奏

莫札特音樂學院畢業後，蕭滋與其兄

莫札特鋼琴曲」。初版於一九三〇年間世，立即受到樂壇的重視。蕭滋兄弟不僅被認為是「莫札特權威」，也開了「根據手稿」編定古代作品的先河。

一九三〇年代，歐洲樂壇瀰漫著「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的浪潮。「回歸巴哈」（"Back to Bach"）的口號叫得十分響亮。一九三四年四月，蕭滋兄弟在薩爾茲堡以雙鋼琴演奏了巴哈最後的傑作「賦格的藝術」（"The Art of Fugue"），演出成功，轟動了整個歐洲樂壇。樂評家一致認為是音樂界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後，蕭滋兄弟每年都應邀在薩爾茲堡音樂節演出這首樂曲，直到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攻佔奧國，蕭滋遷往美國定居為止。

海因滋聯合巡迴歐洲演奏或二重奏，他們的聯彈非常成功，逐漸成名。一九二四年秋，嘗試生平第一首創作曲，雙鋼琴演奏曲 *Prelude Chorale*，發表後受到音樂界的重視，接著即陸續創作，致力莫札特研究及鋼琴協奏曲的創作。一九二七年，名聞世界的樂譜出版公司——維也納「環球公司」（Universal Edition），委託蕭滋兄弟，根據莫札特的手稿，整理編定一套完整的「

莫札特音樂學院畢業後，蕭滋與其兄海因滋聯合巡迴歐洲演奏或二重奏，他們的聯彈非常成功，逐漸成名。一九二四年秋，嘗試生平第一首創作曲，雙鋼琴演奏曲 *Prelude Chorale*，發表後受到音樂界的重視，接著即陸續創作，致力莫札特研究及鋼琴協奏曲的創作。一九二七年，名聞世界的樂譜出版公司——維也納「環球公司」（Universal Edition），委託蕭滋兄弟，根據莫札特的手稿，整理編定一套完整的「

蕭滋兄弟在活躍期間，經常與當時的大指揮家合作演出，如克萊門·克勞斯（K.Krauss）、華特（B. Walter）、密特波洛斯（D. Mitropoulos）、托斯卡尼尼（A. Toscanini）及卡拉揚（H.von Karajan）等人都曾合奏過。這些經歷使蕭滋兄弟晉昇為一流演奏家的行列。一九三七年，奧國政府頒給蕭滋奧國國家音樂教授的殊榮，以獎勵他多年來在音樂上的貢獻，接到這個榮譽時，蕭滋正在美國作巡迴演奏。同

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莫札特生前演奏的薩爾茲堡主教大廳，隆重舉辦重啟莫札特自用鋼琴演奏會中，蕭滋被選為唯一的演奏者，並向全世界廣播。蕭滋兄弟赴美旅行演奏，開始於一九三七年，翌年，奧國淪入德軍之手，蕭滋正在美國演奏，兩兄弟環美旅行演奏三次，一九三九年兩兄弟分手，蕭滋定居美國，並於一九四四年歸化為美國人。

一九三八年，蕭滋受聘為紐約曼尼斯音樂學院 (Manes College of Music) 鋼琴教授，同時任教於亨利街音樂院 (Henry Street Settlement School)。這兩所音樂院的性質迥異，前者訓練音樂專門人材，並授以學位；後者的財源來自慈善機構及富商巨賈，目的在使家境貧寒卻有音樂天賦的青少年也能有一流的學習環境與一流的師資教導，錄取的學生學費全免，卻無學位的授與。在「亨利街音樂院」中，蕭滋開始接觸指揮，並與當時也在「曼尼斯音樂院」任教的大指揮家塞爾 (George Seal) 學習，亦向時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的華特請教。一九五〇到五五年間，蕭滋組成了一個職業性的「美國室內交響樂團」 (American Chamber Orchestra)。

賈拉米亞，普瑞幸格 (Prisinger) 的學生都是團員，這個團體在五年之內名噪一時，曾經錄製許多莫札特的唱片。後雖因故解散，名聲卻持久不下。蕭滋在一九五一年以前先後寫過十二部作品，其中包括一首交響曲 (Symphony in E, 一九五一)，二首管弦組曲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 一首為雙鋼琴的「前奏、聖詠，小賦格與展技曲」 (一九二四)，一首雙鋼琴協奏曲 (一九二八)，及改編巴哈「賦格的藝術」的管弦樂曲 (一九五〇) 等。

交換計畫來華任教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蕭滋在美國教育基金交換計畫下，由美國國務院邀請，派來臺灣作交換教學。

蕭滋來臺後，立即應聘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鋼琴與合唱，同時擔任「臺灣省交響樂團」客席指揮，前後兩年。在這兩年間，他為「省交」引進了許多以往不曾演出過的曲目。同時蕭滋也在當時的「美國新聞處」舉辦了一系列的鋼琴講座。他以講解、示範、分送講義、個別指導、介紹樂曲等，來助長當時鋼琴教學的水準。蕭滋的「講座」使許多鋼琴家對鋼琴演奏

及鋼琴樂曲的認識耳目一新。

同年蕭滋應聘「國立藝專」，擔任音樂科合唱及管弦樂團指揮。面對已有七十位團員但程度不一，良莠不齊的「樂團」，蕭滋接手後，立即裁編為十九人的室內樂團，從指導一人練習開始，漸至兩人同時練習，再分組練習，然後兩組對練，最後才一齊合奏。他的方法，使「藝專管弦樂團」在短期內獲得驚人的進步。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已以往認為祇要「人多就能成團」的觀念。

二十三年來，蕭滋除了在了一九六九年應邀返歐指揮「柏林交響樂團」，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短期赴日本「武藏野音樂院」任客席教授，及到漢城客席指揮以外，一直留在臺灣。他先後任教師大、藝專、文化大學，並且經常客席指揮「省交」與「臺北市交」。一九七五年從教職退休以後，他仍然從事鋼琴教學及音樂研究。

與我女音樂家締婚

一九六九年蕭滋與我國傑出的鋼琴家吳漪曼女士締婚，成了中華民國的「半子」，奉獻我國音樂界之心更為堅定。

蕭滋夫人吳漪曼女士，也是音樂世家

培養出來的傑出鋼琴家，其父吳伯超，江蘇武進人。民國前八年七月一日生。民國初年常州中學畢業，後隨劉天華北上，進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專攻鋼琴、國樂與作曲。民國十五年畢業，便執教於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民國二十年以庚子賠款留學

樂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民三十八年抱著忠貞之心擬來臺灣從事音樂教育工作與遷移音樂院，不幸一月二十七日其所搭的太平輪沉沒於舟山海面，罹難逝世，享年四十七歲。

而不舍，為一代教師樹立了典範。

崇敬蔣公淚流滿面

他與同是音樂教授的吳漪曼結婚後，即決定終老是鄉，兩人鴻案相莊十六年，被譽為樂壇仙侶。在臺灣消磨了他一生三分之一的歲月，因而他早已自視為「中國人」。對先總統蔣中正領導、反封建、反侵略的豐功偉業耳熟能詳，而且有發自內心的崇敬。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清晨，他從新聞報導中得知總統蔣中正過世，淚流滿面，喚起睡夢中的夫人，兩人相對泣不成聲。接著，他不顧大病初癒，體力不足，強忍着指揮師大音樂系合唱團及世紀交響樂團，為蔣中正演出安魂曲。後來蔣經國先生繼任艱鉅，他有一次對朋友說：「假若能和為了國家忍辱負重，為民眾施行仁政的現任總統經國先生有握手的機會，以表達對他的崇敬，是我最大的心願和榮幸」。他是那麼熱愛這個國家和國家的領導人。

是一位音樂傳教師

蕭滋不但是位極好的音樂老師，也是一位善體人意的老好人，他的夫人吳漪曼教授指出：一天下午他背了兩把大掃帚回

比賽也曾入第二名。民國二十五年回國，先任內政部禮樂編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上海音專理論作曲教授、抗戰軍興，到西南各省從事抗戰音樂工作，不遺餘力，當時稱桂林音樂風氣甚熾，有「音樂研究會」之設，除任廣西藝術師資訓練班主任，還指揮交響樂團及業餘合唱團。後來入蜀應中央訓練團之聘任音樂幹部訓練班副主任，兼中央廣播電臺樂團團長，又在白沙師範學院擔任音樂系主任。民國三十二年重慶青木關創辦音樂院，擔任院長，也於民國三十四年成立幼年樂班。勝利復員音樂院奉命由渝遷京，設校於古林寺，又分設音樂幼年學校於常州，專收六歲至十二歲聰慧之天才兒童。吳伯超一生勞績

蕭滋婚後的二十三年來，他不但提升了國內鋼琴演出的水準，更培植了不少傑出的鋼琴人才，後來活躍於國內音樂界的有張瑟瑟、葉綠娜、林惠玲、劉富美、蘇恭秀、彭淑惠、黎國媛等。活躍在國外的有陳泰成、陳芳玉、陳淑真、秦慰慈、秦蓓慈、薛嶺寧、王愛梅、劉杭安等。

蕭滋於一九七五年，七十四歲時自教職崗位退休，專心研究著述，然而遠近慕名的學生絡繹於途，他一本愛才的初衷，予以指導，循循善誘，雖有時不免疲倦，但不使登門者失望，一一接納。其夫人吳漪曼常囑他注意健康，他答道：「想想當年我渴求樂界前輩的情狀，而今我怎能拒人？」又笑著說：「我為音樂而生，何妨為音樂而死」，如此教學不倦，垂十餘年，而於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病逝臺大醫院，享年八十五歲。

以音樂鼓舞士氣，及堅苦籌辦音樂學校，作育音樂人才貢獻良多，為我國近代音

蕭滋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以侍天主的心情來推行樂教的工作，畢生不懈，鏗

教授指出：一天下午他背了兩把大掃帚回

家，並說：「常經過的小店從未見過有顧客上門，我買兩把給主人打打氣。」家裡的阿巴桑聽到樂起來了，點頭說：「蕭老師好人。」另一件是，菜場有位婦女總提

着一滿籃菜，灑了許多水，既不新鮮價錢又貴，蕭滋卻好幾次買下了她整籃的菜，阿巴桑生氣了，問他：「老師，為什麼？」

他回答：「是的，我們不買誰也不會買，可憐那落寞的人。」他是那麼胸懷仁慈，買菜不准挑選，好的壞的一起買，他說：「試為別人想想看，如果大家都選好的，那麼剩下的壞菜怎麼辦？」一次他買了一籃蘋果經過逸華齋，店員正在包餃子，他看得有趣就要買，店員說是自己吃的不能賣，他便用蘋果交換餃子。走到普一麵包店已很累了，小姐們拿把椅子來，他感激他們對老人的親切，就去逸華齋買了薰雞送了他們，表示感謝和欣賞。

蕭滋的去世，因是老成凋謝，然而仍使樂界及他的學生痛惜不已，紛紛表示崇敬與哀思，政戰大學音樂系主任李永剛教授指出：「他對樂曲的精闢詮釋，對於意境與氣勢的控制，尤其是對於樂曲風格的掌握與發揮，確實顯示出他音樂上的造詣、修養、經驗是何等深邃。」師大音樂系

前主任陳茂萱稱：「蕭滋教授在人生哲理上有深邃的素養，他那種不斷琢磨以追求自我提昇的精神，永遠值得學習。」

亦過世的我國音樂家許常惠稱許他「全心全意教導了我國音樂學子，奉獻於我國新音樂的發展，蕭滋可說是音樂的傳教師。」音樂家張己任指稱：「蕭滋對『教育家』的瞭解，使他在教學上除了把淵博的學識介紹給學生以外，還特別注重引發學生對所學科目的熱情以及推動學生勤奮學習的那股『驅力』(Drive)。這就是為什麼蕭滋眾多的學生，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能在自己主修的科目中全力以赴、執着不移，乃至於出人頭地的原因。」

他的學生戴金泉對蕭滋老師滿懷感念，對他的去世極感淪痛，戴金泉指出：「他的熱忱與辛勤開墾，興起了無數廣大的推動力。除了對工作的狂熱，他對人的態度一直是充滿了感激的心情，哪怕對晚輩的一件小小禮物亦然。他在圓山飯店靜養時，看到一幅壁畫，進而想起我曾經送他一棵靈芝來，遂請吳老師特地打電話約我和內人麗香，共進早餐。類似充滿人情味的瑣事，無以計數。現在他走了，留下的是綿綿不盡的思念與淪痛。」

融音樂入數理哲學

蕭滋的另一高足曾道雄指稱：「蕭滋老師的思想顯然已進入常人難以探尋的精神領域，他從音樂推論出來的數理關係，演繹出自己的哲學體系，有一次我到床榻邊看他，他以筆紙把他的理論演算給我，他曾指著櫃子上的一顆大蘋果說，它的存在是要根據幾個條件才能成立的，我當時雖不諳其意，但是音樂、數理與哲學終極為一體的觀念，卻已從蕭滋老師的言談中得到證實，這也令人想像到貝多芬在極度的寧靜中，為詮釋其音樂與哲學的理念，而創作其後期絃樂四重奏的精神境界了。」他的學生張瑟瑟指他：「所受的正統、嚴格而深入的音樂教育，對理論的瞭解與演奏經驗的配合，還有本身才氣及近乎苦修士般自我惕勵的求知態度及率真的個性，使他在詮釋音樂與教學時不致陷入時下常聽到的一些運動成分佔很多，不是膚淺就是過分刻意地作出，少有意境可言的音樂表現方式。」正如他的學生陳主稅所言：「蕭滋的偉大，完全在於他所能激發人上進的奮鬥過程。」(二〇〇二年七月於台北北投泉源路卅九之卅九號四樓)